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六十三

詳校官檢討_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_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_臣秦 泉

謄錄監生_臣嚴 績 曾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六十三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八年閏四月壬辰朔司農寺言提舉秦鳳等路常
平司狀涇原渭三州推行保甲法而民流移稍多欲至
五月人戶歸業以次排定上批故歲涇原災傷至甚宜
俟今冬農隙編排提舉承興軍路常平等事章惇言

鄜延路去年災傷歲饑知延州趙高舍流民以空營募壯者築濬城壕自秋及春役二十二萬九千八百餘工人不乏食而城池皆葺於舊詔獎之

癸巳權三司使章惇言昨增吏祿行河倉法蓋欲革絕私弊今聞却有以假借典質之類為名經隔月日方受財物者宜為防禁詔行倉法人因職事以借便質當為名受財者告賞刑名論如倉法 詔河北河東義勇保甲候教成令上番以代近邊巡檢戍兵從提舉義勇保

甲曾孝寬及司農寺兵部請也

宋本以此并附三月十四日今仍別出之

司農寺言隸本寺錢物帳狀乞令屬官分路依三司判官點檢簽書置籍揭貼常見州縣收支見在之數其鈎考賞罰約束依三司帳司法又乞以諸鎮買撲酒稅人代衙前為鎮將並從之 詔五路義勇保甲每三五州

差在京有職事官一員兼提舉知制誥沈括大名府澶恩州提點在京倉草場沈希顏真定府深趙州開封府推官蹇周輔邢洺相州中書檢正中書戶房公事呂嘉

問定祁保州永寧安肅廣信順安軍檢正禮房公事向
宗儒瀛冀雄莫州保定軍曾伉絳隰州檢正吏房公事
蒲宗孟濱棣德博州度支判官楊景略滄霸州乾寧信
安永靜軍都水監丞劉璿潞澤州威勝軍樞密院檢詳
兵房文字劉奉世太原府忻州平定軍張修嵐石州火
山寧化保德岢嵐軍檢詳刑房文字杜紘晉汾州直舍
人院李定懷衛磁州定免以戶部判官丁執禮代之各
舉選人班行一員勾當公事聽不以時差出或親巡按

中書樞密院具條約以聞初王安石請合義勇於司農

上曰司農事多如府界俵常平違法尚檢察不及若兼

兵部則力有所不給須別置官故有是命

沈括自誌云朝廷新伍民

兵河北河東陝西得勁卒百萬謂之保甲河北三十餘萬先集詔於從官中擇二人分領擬復周八柱國法使從官中領不以屬帥府歲一出按之括受命提舉河北西路保甲此事附見當考

甲午龍圖閣待制兼樞密都承旨曾孝寬兼判兵部判

兵部顧臨馬琬並罷上既不欲令司農兼兵部王安石

言人才彼善於此則有之若判兵部馬琬雖專必不如

張諤令判司農諤兼兵部可也上曰馬琬必不堪須議
換易欲令沈括及孝寬判兵部安石言沈括壬人而義
勇保甲獨臣竊議今既判兵部即中書不預此兵事固
宜非中書所知然陛下擇主判須得一敢與密院爭曲
直者即不須令中書預其事沈括使河北陰沮壞新法
有所希合事甚衆若令主判恐義勇保甲法難立上曰
此大事須中密同管罷沈括可也安石因言沈括壬人
不可親近書畏孔壬難壬人以為難壬人然後蠻夷率

服者壬人所懷利害與人主所圖利害不同人主計利害不審又為壬人所蔽則多失計多失計此蠻夷所以旅拒也天下事有疑而難明之處陛下意有偏而不悟之時以偏而不悟之意決疑而難明之事而壬人內懷姦利之心獎成陛下失計此危殆之道也上以為然稱括材能以為可惜安石曰如呂誨之徒必不能熒惑陛下如括者乃所謂可畏難者也陛下試以害政之事示欲必行而與括謀之括初必嘗試陛下若謂必欲如此

括必向陛下所欲為姦矣果如此陛下豈得不畏難乎
安石又言小人所懷利害與陛下所圖利害不同不可
不察如文彥博豈是奮不顧身以抗契丹者而實激怒
陛下與契丹爭細故乃欲起事以撓熙河而已陛下安
可與此輩謀事言國家之利上遂不用括并罷玠及臨
專以兵部委孝寬 詔張琬奏乞移河州軍馬駐熙州
熙州軍馬駐通遠軍緩急追呼策應以省極邊糧草其
令熙河路經略司速相度施行 又詔根究自置軍器

監以來施行措置事有何實效及有無失計置事及熙寧五年後開封府界逐縣保甲呈試武藝酬獎以聞上言軍器監事不集且言非偏喜說軍器監政為事都不集王安石曰陛下雖累宣諭軍器監事不集然未嘗根

究詰實欲根究施行次第奏聞上乃令根究

五月十七日上批比

較軍器監當考

又詔判都水監宋昌言具析妄塞訾家口事

初御史盛陶言汴河開兩口非便命昌言相度遂塞訾家口既而水勢不調屢開屢塞最後費六十萬工乃濟

漕運論者歸罪於閉訾家口故也先是王安石欲令侯叔獻糴淤田麥上疑叔獻虛誕曰叔獻向論訾家口以爲萬世不易之口既而不然安石曰此非叔獻虛誕蓋有作姦壞訾家口者上令根究故昌言有是命安石初主不閉汴口之議甚力馮京獨不以為然安石罷相數月昌言等請權閉而侯叔獻請勿閉其後卒使昌言閉之尋以汴水絕流更命程昉開撥時七年十一月己亥也叔獻素與昌言不協及安石復相叔獻因譖昌言附

會馮京變易安石在相府時所行事安石怒會汴水復絕流叔獻屢言由昌言塞訾家口所致於是遣叔獻復

通訾家口昌言懼求出得知陝州

塞訾家口宋昌言新舊傳自不同司馬光

記此事亦參差不合王安石所錄又不可全信今考按實錄前後所書及昌言新傳別加刪修更須詳究乃可御集熙寧六年六月十二日手札汴水數日忽然大段減落河中絕流窪下處裁有一二尺訪聞下流公私舟船都不預知放水時日重船首尾減剥下及一例閣拆損壞不少復久留滯人情不安可令都水監應合干官司分析奏聞後提點府界吳審禮等言檢視舟船初無損壞者六年十一月一日手札權判將作監范子奇奏乞不閉汴口發運司奏乞展日開口中書門下奏欲令未閉塞相度申中書御批不開口可與不可相度宜進

呈取旨詔今冬不閉汴口實錄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前
提舉河陰輦運屯田郎中王玠遷一官虞部員外郎勾
當京西排岸司文彥璋減磨勘二年玠等以都水監保
明不閉汴口隄岸無虞也於是馮京曰昨王庠等以積
凌敗隄各已停替此不可不賞臣終以不閉口為未安
每年雖減稍芟一二百萬然自汴口至泗州用兵夫數
亦不少若苦寒一夕凌排大積如何施工呂惠卿曰若
晚閉早開似亦為便上曰子細更詳與體問若藏得清
汴即為萬世之利七年八月二十日同判都水監宋昌
言李立之丞王令圖言汴口已生新灘秋冬之交必稍
退背乞權閉汴口使水洄增修隄岸斗門畢再相度同
判都水監侯叔獻丞劉璿乞不閉汴口於孔固斗門下
權作截河堰使水入斗門候修隄岸畢即開堰詔如叔
獻等所請七年八月二十九日侍御史知雜事張琥言
侯叔獻乞不閉汴口創築橫隄并置稍達修舊斗門疏
洩水勢還河萬一深冬冰塞斗門瀉水衝溢新堰大則

都城可虞小則沿汴居民被害雖省一二十萬物料增置稍達所費亦自不少乞依舊開塞汴口不報七年十一月五日上批汴水依前阻絕可差程昉火急前去開撥早令通快十一月九日昉坐被旨相度河事而不親往罰銅八年閏四月三日詔判都水監宋昌言具析妄塞訾家口事初盛陶言汴河開兩口非便命昌言相度遂塞訾家口既而水勢不調屢開屢塞最後費六十萬工乃濟漕運論者歸罪於閉訾家口也六月十六日丙午判都水監李立之丞王令圖主簿李甫勾當公事陳佑甫各罰銅二十斤立之出知陝州前判監衛尉少卿知陝州宋昌言汴口官都官郎中王玟都官員外郎顏處恭左藏副庫史劉文應各降一官改昌言知丹州並坐閉訾家口不當也昌言附傳墨本云李立之王令圖閉訾家口不當昌言與之爭不得乞罷都水知陝州坐不以聞奪一官知丹州朱本云李立之王令圖議閉訾家口及請冬不開汴口昌言與之爭不能得乞罷都水

知陝州至郡坐前議奪一官知丹州正傳云侯叔獻議
開訾家口冬不開汴口昌言爭不能得罷知陝州已而
會其費至六十萬復貶秩移丹州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日錄云欲令侯叔獻糴淤田麥上疑叔獻虛誕向論訾
家口以為萬世不易之口也余曰非叔獻虛誕有自來
作姦壞訾家口者上令根究閏四月三日日錄前此上
言侯叔獻虛誕以訾家口為萬世之利誠可長用但李
立之等作姦閉塞上令根究至是根究宋昌言不合開
口事狀甚明此乃馮京使其如此以余嘗奏訾家口可
常用故也盛陶因索水漲乃云不合汴河開兩口今檢
到水歷方是時汴水乃減四寸索水乃添六尺陶又言
嘗溢岸勘會是歲乃無溢岸云不合開兩口乃自來多
開兩口上曰宋昌言開口不當一歲凡八次開開汴口
非特枉費人工物料又汴水不通阻滯網運甚衆余曰
陶前奏以淤田故兩日水淺靠閣損破舟船甚多京師
惶擾及勘會得並無一船靠損及此八度開開口勞弊

公私舟船皆不通乃無言何也上曰不干盛陶却是薛向余曰向秦臣所不知盛陶即有劄子降在中書不知薛向為近臣如此誣罔聖聽合行法否誣罔如此而不治不知於義理何所當上但笑六月十六日錄進呈閉訾家口官余請以汴口及宋昌言為一等奪一官李立之等為一等贖銅上曰却是劉璿說此事余曰誠如此兼璿前開訾家口有功欲以功免此一罰上曰好更令勸會侯叔獻勞績取旨叔獻乃與璿同救得訾家口者也上又令李立之與郡珪言昌言專受指去相度宜更重余曰見王琬言昌言明說得執政意指須要閉琬屢爭不得上曰既如此不奏乃依違何名守官余曰此所以欲與昌言同罰然昌言誠當更重上乃令與昌言一郡余曰李立之即令替昌言知陝府上曰好司馬光記聞云祖宗以來汴口每歲隨河勢向背改易不常其處於春首發數州夫治之應舜臣上言汴口得便利處可歲歲常用何必屢易公私勞費蓋汴口官吏欲歲興夫

役以為已利耳今訾家口在孤柏嶺下最當河流之衝水必不至乏絕自今請常用之勿復更易或水小則為輔渠於下流以益之大則開諸斗門以泄之介甫善其議而從之擢舜臣權三司判官後數歲介甫出江寧會汴水大漲京師憂懼朝廷命判都水監少卿宋昌言往視之昌言曰政府請塞訾家口獨流輔渠韓子華呂吉甫皆許之時監丞侯叔獻適在外不預議昌言至汴口牒問提舉汴口官王琬等二口水勢琬等報言訾家口水三分輔渠水七分昌言遂奏塞訾家口朝廷從之叔獻素與昌言不協及介甫再入相叔獻譖昌言附會韓呂塞訾家口故變易相公在政府所行事介甫怒昌言懼求出得知陝州會熙寧八年夏河背新口汴水絕叔獻屢上言由昌言塞訾家口所致朝廷命叔獻開之水既通流於是昌言及王琬各降一官昌言仍徙知丹州都水監衆官各以牘論叔獻以功遷員外郎判監李立之仍出知陝州以叔獻代之立之未離京師河背訾家

口汴水復絕一如前日朝廷更命叔獻開之亦不罪也
按七年七月十六日分命輔臣祈雨二十七日又祈雨
八月十一日又以久旱祈雨記聞稱汴水大漲恐不然
當是凌排衝溢隄岸耳六月甲午昌言等又責閏四月
三日
甲午 上謂輔臣曰蕭禧才去便無人論北事須是大

家惻怛憂邊王安石曰此乃臣朝夕所願望於陛下者
君倡臣和若陛下不倡臣何由自效又論及邊糴以為
得一小官肯惻怛任事者便可委安石曰去年呂嘉問
計置河北邊糴李直躬即有論奏呂嘉問又有分析此
兩人宜有一人不直不知陛下後來曾與不曾行法韓

絳言臣不記得如何行遣呂惠卿曰已進呈訖安石曰
如此等事曲直不分功罪不明此大臣所以莫肯惻怛
如何得小臣乃肯惻怛又議契丹事安石曰卑而驕之
乃是欲致其來如傳聞契丹甚畏我討伐若彼變其常
態卑辭以交我不知我所以遇之將如何陛下雖未欲
陵之邊臣必爭獻侵侮之計今彼不然故我不敢易彼
由此觀之我不可示彼以憚事之形示以憚事之形乃
所以速寇也上曰彼必不肯已則如何安石曰譬如強

盜在門若不顧惜家貲則當委之而去若未肯委之而去則但當抵敵而已更有何商量臣料契丹君臣有何智略無足畏者臣所畏者契丹作難則宜有受陛下委付與之抗者方其與抗之時乃有人獻異議於中陛下不能無惑因從中撓其機事則安危成敗深有可憂何則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兩敵相對是爭千鈞之重之時陛下從中着力撓之則非特加銖兩之力而已此乃臣所甚畏也若臨事無此則自有人為陛下任此責者

乙未樞密使禮部尚書同平章事陳升之罷為鎮江軍

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揚州

通畧云封秀國公

大敕列銜曹佺下

出入如二府儀先是升之以足疾詔免前殿起居郊祀

許不預累求罷於是得請

知桂州劉彝言廣源州劉

紀帥鄉兵三千侵略邕州歸化州儂智會率其子進安

逆戰有功詔給智會俸錢授進安西頭供奉官仍令經

畧司選差使臣募峒丁於近便處割寨以為聲援日給

口食如遇賊每生擒一人獲一首級依見行賞格外更

支絹十匹初彛奏曰智會能斷絕交趾買夷馬路為邕
州藩障劉紀患其隔絕買馬路故與之戰又曰智會亦
不可保使其兩相對互有勝負皆朝廷之利上曰彛既
言智會能絕交趾買馬之路為我藩障而又以為勝負
皆朝廷之利何也且人既歸順為賊所攻而兩任其勝
敗則附我者不為用叛我者得志可謂措置乖方矣王
安石曰誠如聖諭縱智會向化未純尤宜因此結納以
堅其內附且乾德幼弱若劉紀既破智會乘勝并交趾

必為中國之患宜於此時助智會以牽制劉紀使不暇
謀交趾乃中國之利上以為然故有是命是日上又論
王猛曰苻堅亦英明然一舉事遂顛覆如此何也安石
曰王猛欲殺慕容垂令以子奔故見疑而不知乃所以
深托垂於苻堅也上曰猛可謂忠矣安石曰如此為忠
何補時事人臣要當以道開發其君使自悟而已方其
未悟乃欲以計成事及其不察豈特辱身亦以危國此
君子所以不貴 詔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蔡確

同外都水監丞程昉廢罷河北等馬監以聞

廢罷上疑脫相度字

更檢別本十六日罷太原等監七年二月廢東平監

詔民戶馬死舊不納官處

並報官直納皮筋從軍器監請也

提舉淤田司言去

年淤田五千六百餘頃詔提舉官減三年磨勘將作監

言修三司畢工詔判監官監修使臣各減二年磨勘兵

匠吏人等各賜銀絹有差

志有

知河州鮮于師中乞以

未募弓箭手地百頃為屯田從之

志有

詔以榮州團練

使趙思忠為秦州鈐轄不釐職依熙州例供給存恤教

其諸子以中國文字

思忠七年十二月四日已為秦鈴不應再除或去年實為熙鈴今乃

改為秦鈴也其詳具

注七年十二月四日

上惠人莫肯悉心赴功王安石

曰陛下能盡見得人情賞罰當其實即人自悉心赴功
上曰縱不盡見但得力亦可安石曰見得盡即盡赴功
見得少即少赴功見得多即多赴功都不見即無赴功
者矣假令見得盡若不隨以賞罰即人亦不肯赴功上
論宣王時無不自盡以奉其上呂惠卿曰宣王時如此
而已未及文武也安石曰宣王盛時乃能如此及其用

心差則我友敬矣讒言其興善人君子方念亂不暇至
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則豈復有自盡奉上之事此一人
之事而前後不同如此用心當無差故也上曰宣王猶
能終於考牧後世亦豈易及安石曰宣王用吉甫征伐
則非張仲在內吉甫無以成其功詩稱吉甫以能明哲
保身則宣王之德薄於先王亦可知矣

丙申樞密使吳充兼羣牧制置提舉修軍馬敕 真定
府路安撫司言禁山地若逐去居人愈難防守乞置北

寨主薄及嘉祐鎮巡檢差大使臣從之先是沈括言緣邊禁地內居民漸多無繇譏察姦偽乞禁人居上下其議安撫司相度而有是請知沅州謝麟言招納溪蠻

古誠等州峒二十三戶二千七百一十九丁九千四百九十六願歲輸課米詔補知州楊光富右班殿直楊昌進等五人三班奉職又詔雄州移牒涿州沈括回謝不可以審行商議為名先是契丹欲改括使名為審行商議涿州已再牒雄州又同日牒稱括趁五月二十三

日入見上與輔臣謀之王安石言彼誠有爭心則必不肯令括過界候改得審行商議指揮乃令括過界今同日牒令過界即其事非堅可知設若彼要括商議但答云受旨回謝不合預商議然南朝本自不欲爭小故務存大體所以不較曲直割地與北朝今北朝却要審行商議必是顧信義不欲無名受地但請遣汎使盡齎合照證文字來南朝理辨曲直庶早得了當緣契丹習見朝廷憚其汎使故每言難免往復今明許其來來有何

傷上以為然詔雄州牒涿州如安石言既而復令進呈牒本謂安石彼若果遣汎使來當如何安石曰彼以我為憚其汎使今示以無所憚彼或不遣示以憚遣則其來決矣汎使於我何苦而憚其來也上曰來此偃蹇不去如何安石曰鄉者蕭禧來陛下兩開天章閣議事又連遣使就商量地界乃所以長其偃蹇今若復遣汎使來待彼說一句即答一句若不說即勿語或不肯去即厚加館餼節次牒報契丹彼亦無所發怒何由使至交

兵然邊探屢云犇丹欲傳國與耶律濬濬好殺不更事
恐為其國干賞蹈利之臣所誘或妄生邊隙不可不戒
宜早為之備上曰善令只依前牒指揮安石曰前指揮
雄州未得發牒今令依前指揮緣雄州機事從來不密
傳聞犇丹或有以窺我謂宜少變前指揮使不測所以
止住前牒之意乃改云候沈括過界數日即牒過御集前日
擬回涿州牒本可且留再議乃閏四月十日也是日安
石在病告八日方進呈此據日錄沈括有乙卯入國奏
請并別錄載使事頗詳當參考刪修今附注此四月三
日甲子括等奏稟沿邊處置邊事與今來事體相妨事

乞詳酌指揮等四項臣等今有合奏稟朝旨事件具下
項一河東察訪使李承之未回并河東河北京東沿邊
官司或有處置邊事內有與今來朝廷遣臣等往彼及
差官辦撥地界意理不同却致事體相妨別生事欲乞
賜詳酌指揮一今來所理會地界圖子恐到北朝尚有
未曉地形界至與臣等理會欲乞出示圖子指說一臣
等到北外或有事節可以對彼當面理會未審許與不
許一北朝或別有商量堅欲再差汎使及欲與臣等同
來赴闕未審許與不許四月二十日辛巳又奏申明於
牒北界聞達蕭禧密札內添入未完字數樞密院奏據
館伴所申尋備錄第三次聖旨劉子請蕭禧承領分位
翻驛後却要退還為閣中使臣到驛請蕭禧習朝辭儀
館伴使到尋已下階守候國信使習儀其蕭禧只於廳
上倚柱立地屢遣人請喚不肯下階習儀直至三更二
點却索歸位至次日亦是堅拒未肯習朝辭儀間蒙朝
廷降到聖旨劉子已差汎括等充國信使往北朝面陳

分畫地界事理今蕭禧別無商量如要朝辭即取索榜
子或欲且留即豐厚營待牒與禧方始下榜子乞朝辭
申聞本院檢會前兩次所降并今來文字蕭禧雖各曾
將分位翻驛抄錄慮迴歸不盡聞達及蕭禧骨回國書
中雖已畧述大指又慮北朝不知得本朝邊臣久來憑
用照證地界文字及蕭素等昨來自住留滯并蕭禧在
此逐次降去聖旨文字不肯承受朝辭因依欲今沈括
等將朝廷數次劉與館伴所文字等事候到北朝備錄
與館伴所一一聞達右中書樞密院同奉聖旨依奏劉
與沈括等今連逐次文字共三道劉沈侍讀等候回日
繳納樞密院熙寧八年四月十三日右臣等準樞密院
劉子令沈括等將朝廷數次劉與館伴所文字等事候
到北朝備錄與館伴所一一聞達臣等看詳第四次聖
旨劉子內一節稱蕭禧次日亦是堅拒未肯習朝辭儀
間蒙朝廷降到聖旨劉子已差沈括等充國信使副往
北朝面陳分畫地界事理今蕭禧別無商量如要朝辭

即取索勝子或欲且留即豐厚管待牒與禧方始下勝
子乞朝辭詳此語勢是蕭禧為見朝廷已令臣等往北
朝面陳分畫地界事理更不與禧商量方始朝辭臣等
到彼恐北人須就臣等別要分畫地界文字臣等雖再
三開陳緣牒去劉子內都不見次日因蕭禧未肯承當
第三次聖旨乃令臣等往彼面陳後來又不見因蕭禧
已受了文字却改差臣等作回謝之意北人必堅執牒
內文意至時難以口爭兼牒派州文字內亦只云蕭禧
已回改差臣等充回謝使副亦不說為蕭禧已受了擬
撥地界聖旨文字說別無商量方始改差之意臣等欲
乞於上件繳奏劉子內亦是字下添入要退還上件聖
旨劉子九字於方始字下添入受了聖旨四字所貴文
理完備貼黃臣等近曾思慮北人若言語禮意恭順即
疆事已是了當恐因牒與館伴却有酬答引起端緒牽
連理會不已臣等累曾開陳今蒙降指揮令備錄牒與
更再三奏請其劉子內却不說次日猶互退回第三次

聖旨便言令臣等往彼面議緣蕭禧為見朝廷已差臣等往彼面議遂便起發繞起發即改作回謝乃似蕭禧令去深慮北人別生詞說今來既是牒與欲望許依前項奏陳添入蕭禧未肯承受第三次聖旨乃令臣等往彼面議後來蕭禧已承恩受了聖旨乃改臣等作回謝如此則文意方完遣使之名亦正伏乞詳察指揮又北人若有上項詞說臣等雖子細說與當初為蕭禧不肯承受第三次聖旨乃差某官等來北朝商議後來蕭禧已受却聖旨更無可商量遂改臣等作回謝緣今來牒去劉子內却未有如此意度竊慮北人只憑文字不肯信臣等口說堅執蕭禧已收了第三次聖旨只是未朝辭朝廷更差臣等往彼面議分畫地界事理即顯是第三次聖旨外別有分畫地界文字若不修令意完恐須堅有求索今來臣等已是在路無由面奏子細須至再白委曲敷陳伏望聖慈深賜詳酌特降指揮閏四月七日戊戌又奏乞將四月二十九日辛卯密院劉內一節

分明劉與雄州令回牒北界事檢會近準北界涿州牒
雄州稱西陲寨鴻和爾山天池子一帶尚有占據及言無
可商議緣久來並係當界地分元初被南界將引數十
兵衆強來占奪若是此起不再商量定奪了當已後終
須難絕往復即目却稱改差沈括等充回謝國信使副
必慮相次到闕別有推故不肯商議轉致遲延仰燕京
留守司指揮涿州賈牒雄州疾速開達指揮已差國信
使副候到關日準前聖旨審行商議其北界又於四月
二十七日及二十九日兩次移牒雄州催促國報其二
十九日牒內仍稱本來牒到國信使副今月二十一日
到北京公文內依前該充回謝國信使副臣等雖準四
月二十九日樞密院劄奉聖旨令沈括等如北朝說及
鴻和爾山等處地界未係擗撥更要商量則答以南朝本
為二國通好年深不欲以疆場細故有傷事體故有此
分畫若北朝猶以為言必是不欲無名受地須歸理會
如此亦甚好然某差來回謝其他商量斷不敢與聞但

請北朝別差橫使仍盡賫着實文據往南朝逐一理會
所貴速得了當臣等詳認北界累行公文必定須要見
雄州回報如何方令臣等過界今有下項短見謹具奏
聞如後一若雄州不與回報或雖有回報內稱只是回
謝更無可商量即恐北人未肯令臣等依例過界臣等
必直在雄州等候萬一遲留大段日久至時須有處置
若令只在邊上伺候又緣卒無期程下面如何收結却
回關將來如何了當預有定論恐日復一日漸成踳躅
難為回改一若回報北界云已令臣等商議又緣疆界
已定要無可商量既言商議北人必須要果決言語臣
等若執舊說則北人必云聖旨今來商量臣却只執舊
說即是與聖旨不同若只以今來聖旨問答又恐疑是
臣等推托遷延之語亦不依應得商議二字必謂臣等
藏惜恩旨以為已功必致多方邀索右謹具如前臣等
看詳代州地界若只以蕭禧帶去文字下可移改則恐
更難令審行商議若不與回報或言更無商量又恐不

納使人今來涿州牒稱準北朝聖旨恐於事理須着回報除朝廷別有處置自聽朝旨外若只依蕭禧帶去事理欲乞將四月二十九日樞密院劄子內但請北朝別遣橫使仍盡賫着實文據至南朝理會所貴速得了當一節分明劄與雄州令回報北界亦恐無妨雖然所受聖旨令臣等如北朝說及鴻和爾山等處地界未係撥撥更要商量方今說與上項言語緣今來北界十月內三次牒來理會日後只有更深必無不說及之理備如臣等過界方說即與牒去事理無異但免致界首邀難往復若下面不免回改即恐愈傷事體費力收拾伏望朝廷審賜詳酌早降指揮貼黃臣等今來有此短見蓋為到邊上所遇事理正與本職相關須合委曲陳述奏請伏望朝廷詳察又臣等近到雄州體訪得北人巡馬界口鋪之類多般生事雖未必實欲作過竊慮曠日持久事緒轉多彼此收攝不得別致爭競伏乞早察事機深賜詳處又北人逐次來牒雄州各即時奏聞臣等恐

因近降到聖旨文字請計會臣等看詳若事理全備即更且遷延回牒等候臣等此狀回降朝旨施行乞早賜指揮按括等此奏則元差括等報聘令往北朝面陳分畫地界事理蓋未曾以回謝為名及蕭禧辭乃改稱回謝不知初以何名入銜實錄於三月二十一日癸丑即云差沈括回謝似非事實今不敢便憑括等奏請別修姑附注此更須詳考別錄又載楊益戒云地界未了侍請館使必須別帶得南朝聖旨來此起須要了當今是聖旨宣問不可隱藏况前來文字盡言差來審行商議兼令將帶照證文字來北朝理辨今來必須帶得照據文字來括答云南朝元差審行商議後來改作回謝累有公文關報北朝照據文字元曾承受得後來改回謝後朝廷却盡取去也其詳具注在六月二十二日壬子

又詔三司具未置熙河

路買馬場以前買馬錢物歲支若干於何官司出辦自

用茶博買後如何封樁申中書取旨

後不見如何指揮

上批

河東近多劫賊動成羣衆可專令經略察訪司精加體量都同巡檢內有疲懦不得力者速於監當人內選擇

權對換勾當訖以聞

此據御集

知鄧州翰林侍讀學士滕

甫知潤州甫遭父喪不果赴

丁酉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權判西京留司御史

臺司馬光提舉崇福宮

詔試刑法人上七人差充法

官餘循資堂除差遣免試其京朝官即比類推恩

戊戌知岷州張守約言蕃部納土當給茶絲臣為其乏食以麥代給宜受專擅之罪詔釋之

己亥上批聞趙州修城役兵病者已六百六十餘人外方難得醫藥雖董役官存卹備至而實無補死者可遣內侍賜夏藥及令翰林差醫官乘驛往彼診治賜特支錢有差又批廣南東路以瘴癘近年數失監司新轉運判官宋球乞增差醫學邢慥宜許之御史盛陶乞出鄧綰奏陶資性端謹終始如一乞甄擢上目王安石及呂

惠卿而笑王珪曰惠卿適改云資性頗邪終始如一安石曰綰為國司直其言事如此何止尸素而已上曰鄧綰兩制猶之可也如文彥博任遇更重乃舉劉庠屢陳讜論要治此等事不可勝治安石曰陛下欺羣臣臣等須力爭以為害天下事故也羣臣欺陛下陛下豈宜容忍上曰無虐於獨而畏高明極難事安石曰天討有罪天叙有德陛下非有私心奉承天之所為而已何難之有且任之重遇之厚則責之尤宜厚韓絳曰房杜有小

過必朝堂惶恐謝罪安石曰備位大臣若有小過失或在所容如其欺罔即無可容之理上曰如蘇軾輩為朝廷所廢皆深知其欺然奉使者回輒稱薦安石曰奉使言稱薦此輩即為羣邪所悅羣邪所悅則少謗議少謗議則陛下以為奉使勝其任若正言讜論即為羣邪所惡羣邪所惡則多譖愬譖愬多則陛下安能不疑又奉使一路安能無小過失因其過失上聞考覈有實即無所逃其罪此所以不敢不為邪以免羣邪誣陷也陶尋

出為簽書隨州判官

陶為隨州簽判據陶本傳十四日王安石云云

庚子命龍圖閣待制曾孝寬兼權河北西路察訪司事

沈括出使契丹故也

壬寅睦州司法參軍練亨甫為崇文院校書以御史中

丞鄧綰知雜事張琥薦之知制誥沈括上熙寧奉元

歷詔進括一官司天監官吏進官賜絹銀有差初仁宗

朝用崇天歷至治平初司天監周琮改撰明天歷行之

監生石道言未經測驗不可用不聽至熙寧元年七月

望夜將旦月食東方與歷不協廼詔歷官雜候星晷更造新歷終五年冬日行餘分略具會括提舉司天監言淮南人衛朴通歷法召朴至

五月九日召朴

言崇天歷氣後天

明天歷朔後天又明天歷朔望小餘常多二刻半以上蓋創歷時惟求朔積年數小減過閏分使然故求日月交食為踈崇天歷以熙寧元年交食視明天為密然但見朔法而已以皇祐三年九月癸酉晷景與十二月甲辰參較差一寸一分半之以日法除得氣後天五十三

刻其失皆在置元不當也詔朴改造自以已學為之視

明天厯朔減二刻厯成行之賜朴錢百千至紹聖初又

改厯

元祐六年三月呂大防上神宗實錄於此云行之至今蓋指元祐六年也紹聖三年上神宗實錄則

二年已用觀天厯矣紹聖史官務改元祐獨漏此今改至今作至紹聖初又改厯九年正月二十七日甲申沈

括奏當參考舊紀於四月甲申書頒厯今不取

提點秦鳳等路刑獄鄭民憲

言於熙州南關以南開渠堰引洮水並東山直北通流
下至北關并自通遠軍熟羊寨導渭河至軍溉田乞募
夫開修詔民憲相度如可作陂即募京西江南陂匠以

往詔增給雄州歸信容城兩縣弓手私馬芻豆及七分從緣邊安撫司請也賜都大提舉疏濬黃河司勾當官李公義內侍黃懷信官淤田各十頃賞濬河勞也詔在京酒戶見欠三司糶米場錢展限半年

癸卯宣徽北院使中太一宮使張方平判永興軍方平乞免宮使求近郡及有是命仍以疾辭詔依舊供職其後上欲用方平為樞密使既批出王安石將行文書呂惠卿留之曰當晚集更議之因私於安石曰安道入必

為吾屬不利翼日再進呈其事遂寢

司馬光記聞云事在八年五月今附

見方平辭永興後按陳升之以閏四月四日罷樞密使上欲用方平或是此時未必在五月也更須考詳

權監察御史裏行蔡承禧言省府寺監銓院等處舊無
旬朱簿者欲令置簿仍選官每員分三兩處提轄季或
一月取索檢點如於理可行而故為留滯於文無害而
煩為追逮或遷引日月而不即了絕或自當行遣而不
與行下以違制科罪詔中書樞密院取索諸處住滯事
取旨後惟三班院稽滯遂劾之 詔分秦鳳路正兵二

萬二百餘人參以弓箭手寨戶蕃兵二萬四千餘人為
四將副都總管燕達為第一將鈐轄康從副之賈昌言
為第二將熙河路訓練軍馬王振副之兼準備策應熙
河仍令達提舉都監白玉為第三將熙河路蕃漢都巡
檢李師古副之都監劉昌祚為第四將階州駐泊都監
皇甫旦副之從經略使張誨請也

五月四日分環慶四
將七月二十八日分

涇原
五將

甲辰詔雄州進士焦渥與試銜判司主簿或尉以河北

東路察訪使曾孝寬言渥陳邊議可采召試舍人院中等故也 詔河北兩屬戶借常平穀免輸息權發遣環慶路經略使范純仁言舊陝西敕弓箭手百姓不許典買租賃蕃部田土至熙寧編敕則不禁臣今體訪環慶州諸城寨屬戶昨因災傷多以田土典賣與蕃部慮漸典賣與漢人緣熟戶以耕種為業恐既賣盡田土則無顧戀之心以至逃背作過緩急難以點集乞自今陝西緣邊屬戶蕃部地止許典與蕃部立契毋得過三年詔

地連夏國界者用陝西一路敕餘用編敕 錄光祿寺
丞吳辛子損為郊社齋即以辛通判太平州出視廣濟
圩溺水死故也

乙巳諸縣有保甲處已罷戶長壯丁其并耆長罷之以
罷耆壯錢募承帖人每一都保二人隸保正主承受本
保文字鄉村每主戶十至三十輪保丁一充甲頭主催
租稅常車免役錢一稅一替保內被盜五十日不獲均
備賞錢竊盜毋過二千彊盜毋過五千貧戶免輸如保

內自獲以役錢代給凡盜賊鬪毆煙火橋道等事責都副保正大保長管勾都副保正視舊耆長大保長視舊壯丁法未有保甲處編排畢準此

二十三日上前此七年十月辛巳當考

司農言保戶均出賞錢事上謂王安石曰既出錢免役又出賞錢如何安石曰賞錢自來不因役出兼每戶出錢一火強盜不過六十竊盜不過三十貧乏又免無所苦也比舊人情必悅上曰利害加天下極宜審之安石曰固應如此他日上又欲以役錢代賞且言二百五

十家同任責非是當令二十五家均出寧厚無傷亦所

以懲之安石請如聖旨施行然不可厚也

此據日錄乃六月十二日

事今并書

知黔州內殿崇班張克明言領思費夷播四州

又新籍蠻人部族不少語言不通習俗各異若一槩以
敕律治之恐必致驚擾乞別為法下詳定一司敕所請
黔南獠與漢人相犯論如常法同類相犯殺人者罰錢
自五十千傷人折二支已下罰自二十千至六千竊盜
視所盜數罰兩倍彊盜視所盜數罰兩倍其罰錢聽以

畜產器甲等物計價準當從之 中書言戶房比較陝西鹽鈔利害及定條約八事買鈔本錢有限出鈔過多買不盡則鈔價減賤及高擡糴價支出實鹽前日西鹽是也故出鈔不可不立限一也出鈔雖有限入中商人或欲變轉而官不為買即為兼并所抑則鈔價亦不免賤兼邊境緩急即鈔亦有不得已須至多出故不可不置場平買二也和糴軍糧出於本路買鈔錢本出於朝廷所買鈔若賣盡即無所費若賣不盡毀抹雖已轉之

邊上乃是朝廷分外資助本路經費其已毀鈔當於應
副本路錢物內折除三也舊鈔因官失買致價賤已為
商人中糧虧官即不妨市易司用市價買四也若止令
市易司減價買而不置場以實價平之即一鈔為鹽一
席所入糧少直其半即是暗損鹽價若官減價買盡固
無所害緣官立買直商旅輒增之自難買盡近日買鈔
是也官買其一私買其九則是所折鹽價商旅十取其
九而官纔收其一也故不可以低價買鈔之故輒廢實

價買鈔之法五也買鈔場既以實價買盡即他州軍緩
急有減價賣所減亦不多前日東南鹽是也市易司雖
買以市直所贏不多徒長虛擡之弊故新鈔不須買六
也舊鈔額酌中歲出百六十六萬緡今雖計一歲賣鹽
二百二十萬緡熙河自有鹽并用解鹽絕少鹽禁雖嚴
必不能頻增五六十萬緡恐所在積鹽數多未可便為
民間用鹽實數昨雖立定三百萬額緣分定逐路及各
有封樁數止為熙河費用未定兼今又有交子即於實

賣鹽數外不須過立數若所在渴鹽自可令市易司買鈔場依商人例以鈔請鹽自賣縱不如此商人亦必於官場買鈔即所在不至闕鹽為私鹽所侵七也西鈔失買致有虛擡之弊近官以賤價買民亦以賤價買今永興買鈔場若一槩收買乃是費用實錢買民賤價蓄買之鈔所買新鈔却致闕錢當令截日收買兩路實賣鹽二百二十萬又增熙河一路若止與百八十萬鈔即自支費不足若兼支舊鈔即與出鈔何異然以加擡腳費

不如止以當用鈔數立額却置場賣鈔飛錢為便八也
今請永興秦鳳兩路共立二百二十萬緡為額永興路
八十一萬五千緡秦鳳路一百三十八萬五千緡內熙
河路五十三萬七千緡選官監永興軍買鈔場歲支轉
運司折二銅錢十萬緡買西鹽鈔錢有餘封樁聽旨依
在京市易務賒請法募人賒鈔變易即民間鈔數稍多
所買鈔難變易大書不用字送解池對元納遞牒毀抹
於在京當應副逐路錢物數折除自今年五月十五日

後鈔本場買十四日以前鈔聽市易司以市價買從之

凡通商州軍在京西者為南鹽在陝西者為西鹽若禁地則為東鹽其詳具天聖八年十月食貨志八年中書奏戶房較陝西鹽鈔利害及立法八事曰買鈔錢有限出鈔過多買不盡則鈔賤而糴貴故出鈔當有限一也雖限出鈔商人欲易錢而官不為買乃為兼并所抑則鈔價賤而邊境有急鈔未免多出故當置場平買二也和糴軍糴出於本路買鈔錢出於朝廷鈔賣不盡則毀之而錢數轉之並邊當勿計於本路常費三也舊鈔因失買而賤商人已私其利市易司當以市價買之四也市易司減價買而官場不以實價平之即一鈔為鹽一席所入糧當其半則陰推鹽價今官減價以買商旅輒增之買不得盡則官買其一私買其九故實價買鈔不可廢五也既以實價買盡則他郡雖緩急自不得多減市易司雖買以市直而利薄徒長虛估之弊可毋買新

鈔六也舊鈔額酌中歲出百六十六萬緡今雖歲增額為二百二十萬緡而熙河有鹽井不賴解鹽安能頓補新額恐民間徒多積鹽安能實用此數請實賣鹽數外可毋過立數若須鹽者當令市易司以鈔請鹽賣之而商人亦且買鈔於有司私鹽未能間其乏也近官以賤價買鈔民價亦賤今永興買鈔場若槩買之則是費實錢而買民賤蓄之鈔而市新鈔之直反有闕焉既增熙河之用則百八十萬不給當定買兩路實賣鹽二百二十萬以當用鈔數立額置場買鈔飛錢為便八也今請永興秦鳳兩路共立一百二十萬緡為額永興路八十一萬五千秦鳳路一百三十八萬五千內熙河路五十三萬七千永興軍遣官買鈔歲支轉運司錢十萬緡買西鹽鈔又用市易務賒請法募人賒鈔變易或民間鈔多而滯則送解池毀之詔從其請正史刪修實錄或只用

正史

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李師中卒王安石言師

中悉心奉公畏法勤事雖見識不高然近臣如此者至

少謂宜賻之加等上以為然

此據十七日錄不知如何賻師中也

上諭

唐太宗能受人犯顏諫爭王安石曰陛下亦能受人臣犯顏諫爭此臣所以敢言不然則臣豈敢忘明哲保身之義唐太宗行義至不修陛下修身乃與堯舜無異然陛下不能使羣臣皆忠直敢言者分曲直判功罪不如唐太宗故也如程昉盡力於河北與萬三十貫修橋乃用此錢修橋了更修廨宇營房即日掠房錢八百文又

置木植三萬七千貫所開閉河四處除漳河黃河外尚有溉淤及退出田四萬餘頃自秦以來水利之功未有及此以法論之十頃合轉一官即昉雖轉四十餘官可也乃并數處功與轉一官又令與韓宗師同放罪只此一事淤却田四十頃出却田二萬餘頃却以無罪令與韓宗師同放罪陛下放宗師罪已是屈法更抑程昉此是何政事臣恐非但今日天下非之書之簡策臣恐後世有以議聖德呂惠卿曰當時早是與程昉轉得一官

只為盛陶強彈奏不已安石曰程昉有如此合轉四十
餘官只得一官更枉令放罪盛陶前後欺罔非一迹狀
分明乃令與堂除差遣不知聖心思此事以為允當否
陛下常以為欺罔事難得分明明分明即可行法如陶前
後欺罔竊料聖鑑洞照萬物之情必亦不以盛陶欺罔
為不分明上笑曰臺官只有罪絀無賞近日都無人可
作安石曰正論則懼見猜嫌邪說又中書須爭曲直陛
下亦未必從此所以難也不知唐太宗時人亦怕作言

事官否

閏四月八日盛陶乞出可考韓宗師論程昉在七年正月末

丙午詔自今知諫院令綴兩省班時同知諫院范百祿綴兩省班御史臺止之百祿上言謀其政必在其位今之修起居注行起居舍人起居郎之事直舍人院行中書舍人之事同知諫院行司諫正言之事本朝兩省官不必正員苟行其事必立其班所以明分職而勵官守也今修起居注直舍人院則綴於兩省同知諫院則絀而不與望詔有司裁為定式故有是詔

丁未詔先帝潛邸漸營一寺歲給度牒三百為土木之費候七年取旨罷給賜大理寺丞歐陽發進士出身發修之子以三司使章惇薦其有史學乞特加獎擢寘之文館故有是命上因問修所為五代史如何王安石曰臣方讀數冊其文辭多不合義理上曰責以義則修止於如此每卷後論說皆稱嗚呼是事事皆可嗟嘆也

新本

自上因問修以下並刪去

詔罷太原等監依罷河南河北監牧指

揮應河東監牧令提舉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蔡確河

北監牧令都大提舉黃御河同管勾外都水監丞程昉

專切了當

四日差確同昉廢罷七年二月四日廢東平監今年九月二十五日當并考

知

河州集賢校理鮮于師中言州界有可興水利處至多乞轉委權鈐轄引進副使李浩審度興修從之

戊申詔京西路募教閱忠果十指揮各以五百人為額唐鄧州各三指揮又詔武臣已有試換文資法自今不許臣僚舉換中書上解鹽通商地分縣鎮寨城條約詔頒之詔五路緣邊通判委中書不拘資序選差

已酉大理寺丞張景溫提舉出賣解鹽請給行移視諸

路提舉常平官

五月十一日相度占地淤田司馬光記聞舊制河南河北曹濮以西秦鳳以東

皆食解鹽益梓利夔四路皆食井鹽河東食土鹽自餘皆食海鹽自仁宗時解鹽通商官不復權熙寧中市易司始權開封曹濮等州及利益二路官自運解鹽賣之其利益井鹽候官無解鹽即聽自賣九年有殿中丞張景溫建議請權河中陝解同華五州官自賣鹽增重其價民不肯買乃課民日買官鹽隨其貧富作業為多少之差有賣私鹽聽人告計重給賞錢以犯人家財充買官鹽食之不盡留經宿重同私鹽法於是民間騷怨鹽鈔舊法每幕六緡至是二緡有餘商不入粟邊儲失備朝廷疑之乃詔陝西東路轉運使皮公弼入議其事公弼極陳其不便有旨令與三司議之三司使沈括以弼附介甫意言景溫法可行今不可改不敢盡言其非雖

不能奪公弼而更為別剗稱據景溫申官賣鹽歲獲二十餘萬緡今通商則失此利再取旨上復令公弼議之公弼條陳實無利於是罷開封河中等州益利等路賣鹽獨曹濮等數州行景溫法益利賣解鹽七年八月二十一日沈括對語云云可考按司馬記聞考按有不合處張景溫以八年四月提舉賣鹽非九年也官賣鹽據九年二月十七日并四月二十八日申請不但河中陝解同華五州也沈括以八年十月為三司使十年七月罷王安石以八年二月癸未復相九年十月丙午罷自九年十月至八年二月並不見罷開封諸縣及河中等處賣鹽九年二月二十八日中書但請將唐鄧等二十處通商其河中陝同華等州府界諸縣仍官賣鹽至十年三月十六日乃許府界十一縣河中陝同華界河陽六州府通商時安石已罷相實錄會要亦不載緣皮公弼建議也更須詳究之若益利解鹽不許通商則始於劉佐事在九年四月周尹乞罷官運解鹽通兩路鹽禁

在九年十一月

御史陳睦言方盛夏時願嚴敕諸道監司分

行郡邑察冤獄決繫囚吏不足使治獄與輒苛禁亡罪侵害善良即按劾之詔武臣選郡刺史以上嘗歷五

路路分鈐轄不因體量并有戰功曾經轉資歷路分都

監以上差遣不以官資聽陳乞外宮觀是日韓琦奏

倚閣預買紬絹賒買借貸斛斗倚閣稅今雖或七分熟

須五七年拖帶送納王安石謂韓絳此不可行絳曰民

納不得須着寬恤及進呈安石曰近歲以來方鎮監司

爭以寬恤百姓為事以希向朝廷指倉庫不足則連乞朝廷應副如預買細絹自祖宗以來未嘗倚閣去年李稷乃乞行倚閣朝廷因亦從之若言災傷即祖宗以來豈是都不曾值災傷又賒賣銀絹本因配買傷民遂令供抵當情願賒買韓琦執政十餘年固嘗值災傷不知曾倚閣預買否不知曾配賣銀絹否向時配賣一戶或陪錢數百貫無災傷倚閣指揮今來取人情願賒買不知如何却須要五七年拖帶送納上欲下監司體量相

度安石曰近歲監司惟以媚民為事却不斟酌有無河北西路監司乃李稷吳審禮韓宗道李稷固已擅倚閣預買吳審禮韓宗道亦必不肯違俗但恐其過為寬貸以媚民今方鎮意必不肯以用度不足故急民也且寬恤百姓固是美名好事人臣優為之然如近歲上下大小爭以此為事無復屯其膏者恐國用不繼緩急却不免刻剝百姓爾如去年體量放稅所失至多但長僥倖何名寬恤昔蘇秦說齊厚葬以明孝高宮室以明得意

用破敝齊今方鎮用心有如此者陛下豈宜不察上曰
韓琦用心可知天時薦饑乃其所願也前訪以此事乃
云須改盡前所為契丹自然無事安石曰琦再經大變
於朝廷可謂有功陛下以禮遇之可也若與之計國事
此所謂啟寵納侮上曰初亦不意琦用心如此琦嘗對
使人云先帝臣所立陛下先帝兒子做得好臣便面闊
做得不好臣亦負慚愧因稱郭子儀事代宗以為忠順
此段據王安石日錄論韓琦處當是託訓如陳瓘所言
也今具載之更俟考詳四月十七日安石已論放稅專

斥馮京

可參照

庚戌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寶文閣待制河東路察訪使

李承之知瀛州承之辭不行尋命為同羣牧使判兵部

糾察在京刑獄

承之改命乃五月一日今并書之十二月二十四日仍知延州十年二月二十

八日復自延州為都檢正蔡承禧云云可考

詔諸路近河北州縣令民輸

稅於河北以足定州軍儲其借過稅數令市易司於本路糴還初市易司言被旨糴定州軍儲數多穀價以故增長乞移大明澶州輔郡夏秋苗稅往彼以便搬輦既

下開封府京東西路問地理遠近未報而上批三月中
市易司奏乞移大名澶州輔郡夏秋苗稅與本司見糶
穀充換往逐處封樁以便搬輦及免併買價高之患至
今並不與指揮可檢元劄子進呈於是中書計移近河
北州縣稅數可得十萬餘石遂從其請

九月十二日呂惠卿謂呂嘉問

不能辦此
可參考

上批詔定州路自春末至今闕雨夏秋穀
麥無望其令知定州薛向躬禱北嶽

壬子召輔臣觀麥于後苑 修廢營六為馬軍教場隸

殿前馬軍司 詔聞永興等路亢旱其令轉運司訪名山靈祠委長吏精禱 知岷州張守約請於古城西五里築岷州城詔聽旨興工尋下高遵裕相度遵裕請於舊城西白草平建築城圍二千步從之 賜右羽林軍

大將軍秀州團練使世居死翰林祇候劉育陵遲處死試將作監主簿張靖腰斬司天監學生秦彪百姓李士寧杖脊並湖南編管大理評事王鞏追兩官勒停知瀛州祠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劉瑾落職知明州前翰林

侍讀學士禮部侍郎滕甫落職候服闋與知州世居子
孫貸死除名落屬籍隸開封府官舍監鑠給衣食妻女
子婦孫女並度為禁寺尼兄弟並追兩官勒停伯叔兄
弟之子追一官停參劉育妻子分配廣南為軍員奴婢
張靖父母妻決杖廣南編管太宗正司宗旦等劾罪以
聞世居并子令少令譽名去世字令字孫五歲以上聽
所生母若乳母監鑠處鞠養及五歲以上取旨差御史
臺推直官監世居至普安院縊殺之中使馮宗道視瘞

埋世居育靖並坐與李逢等結謀不軌彪以星辰行度圖與世居士寧收斂龍刀及與世居飲甫瑾與世居書簡往還輩見徐草言涉不順而不告皆特斷也

徐草五月十七

日乃斷

先是范百禄言徐禧論滕甫事過當上謂王安石

滕甫不合移鄧州甫元無罪因禧有言故移安石曰甫移鄧州臣尚未至不與此議然甫姦慝小人陛下若廢棄之於田里乃是陟降上合帝心今令安撫一路而妻弟謀反於部中豈得無不覺察罪且因妻弟反獄在其

部移與別路安撫有何所苦於公議有何不允上曰若明其平生罪狀廢放可也不當因此事害之安石曰移鄧州安撫害甫何事上又言有言遜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安石曰此固然但恐以非道為道以道為非道即錯處置事矣翼日王珪呂惠卿進呈滕甫乃徐禧未言以前上令移之上又言劉瑾與世居住還書簡比甫更多有不容居內之語安石曰不容居內是何意不知謂陛下不能容或謂執政不能容

或謂簡汰不容皆不可知亦未可深罪瑾也上曰然要
不可令作帥聞說瑾甚懼朝廷放棄安石曰宗室如此
事近世未有瑾自宜恐懼呂惠卿又言王鞏與韓絳親
戚取下狀三日不奏王珪點檢方奏元狀甚疑於知情
後勘得乃無罪若使鞏與臣及王安石親戚三日取下
狀不奏因王珪點檢方奏即大涉嫌疑也上曰鞏情不
佳安石曰鞏情亦無甚可惡上曰鞏見徐草言世居似
太祖反勸令焚毀文書安石曰杜甫贈漢中王瑤詩云

虬鬚似太宗與此何異令燒毀文書文書若燒毀即於法無罪既與之交游勸令避法禁亦有何罪罪止是不合入宮邸耳上問處置世居事安石曰世居當行法其妻及男女宜寬貸除屬籍可也今此一事既重責監司厚購告者恐開後人誣告干賞官司避罪將有橫被禍者願陛下自此深加省察方今風俗不憚枉殺人命陷人家族以自營者甚衆上曰事誠不可偏重也及是斷獄如安石議士寧初議免真決韓絳力爭之遂依法

韓絳

力爭據二十一日日錄

嘉王頤以嘗奏劉育本府醫藥祇應待罪

詔答曰執伎賤工取其方術非緣觀行之舉曷累知人之明奚煩抗章至自分咎可趨奉朝請如故

癸丑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檢正中書戶房公事張諤兼直舍人院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初議用諤代李承之韓絳以為不可曰諤與承之不足遂沮其以田募役事王安石曰以田募役不便臣自江寧以書與呂惠卿言之不敢深言利害者以在外不欲極論朝政得失故也不

任事者既以形迹不敢極言在職者又以爭之為罪即天下事何以得正理絳欲用沈括安石曰沈括亦自與李承之有隙如何可用上曰盍用呂嘉問絳曰嘉問亦資淺安石曰嘉問固無不可然張諤豈可以與李承之不足遂廢不用陛下向欲以田募役臣再論奏以為不便亦嘗與檢正思量恐更有理臣見得不盡承之所知也承之建議以希合聖意不顧利害之實張諤亦知聖旨欲如此而力爭此正陛下所宜獎用上曰此非李承

之獨言曾孝寬深以為善惠卿曰臣初亦以為善及行之乃見其不便而承之兩月連行遣下州縣催促施行又令分析因何住滯兩月內方行遣尚未到便令分析住滯臣乃疑其有意絳又言諤與承之有隙承之必以為諤傾擠上亦以為論事或出於好已勝未必皆忠安石曰若據理言事乃疑其好勝即須違理以從衆不知於陛下何利文王陟降庭止恐陟降如此非所謂直上乃令用諤安石又請除諤直舍人院上令且檢例惠卿

又言馮京尤惡諤安石曰聞京惡諤以其正曾布罪故也絳又言諤無異人且非端士安石曰與李承之爭募役事又正曾布罪二事皆違衆從理即不見諤非端士翼曰絳又言諤既資淺又無勞効陛下嘗言用曾布驟故終反覆安石曰用曾布驟恐非朝廷之失方以人望人誠無以易之又不見其罪如何不使其作姦自當辨曲直行法而已自來任用何可追咎假令布實有勞能而未有罪臣等豈可奏論以為布恐將來為邪不可

進用陛下亦豈有以無狀之罪聽臣等而廢布惟當案
見勞而賞案見惡而誅耳如張諤異時有顯罪臣與絳
等自當奏治如今無罪即不可廢斥絳又言向宗儒等
資深於諤安石曰修式獨諤了却陛下亦必知其吏文
精密其臨職事又肯爭議不避執政此所以宜進用在
衆人先也絳言都檢正但不奏事與執政無異惠卿言
李承之對臣等極不樂作帥以此也兼以臣自都檢正
執政故人以檢正為要路上曰拔擢自繫朝廷如王雱

自說書作待制朕自待零別他人說書豈可便要作待制大理寺言洪州斷百姓周汝熊應坐徒而決杖汝熊餘罪會恩免官吏失出徒罪當劾中書堂後官劉袞駁議以謂律因罪人以致罪罪人遇恩者準罪人原法議曰因罪人致罪謂保證不實之類洪州官吏因推罪人以致失出之罪自合從原緣法寺斷例官司出入人罪不用因罪人以致罪之法乞自今官司失出許用此法審刑院大理寺以謂失入人罪即是官司誤致罪於

人難用因罪人致罪之法其失出人罪宜如哀議從之
詔緣邊主兵武臣遭父母喪法不許解官而喪須歸
塋者聽差廂軍送至塋所視迎送數減半毋過百人
河北西路提舉常平倉司請於乞丐及流民中視疲羸
老幼疾病廩給盡六月從之

甲寅命中書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張諤檢正禮房公事
向宗儒編修內諸司式入內供奉官馮宗道管勾商量
先是上與王安石言修式之便且言合修處尚多又謂

能吏文者極少安石曰陛下天縱於吏文自精審羣臣固難以仰望清光臣亦每懼不能上副上曰吏文有條序皆由卿造始安石言欲修內諸司式宜使中人上曰中人少知吏文者安石曰令中人與外官同修可也故有是命 錄韓王趙普四代孫希魯為右班殿直以普之後不及蔭補特錄之 上批罷耆戶長壯丁條例係何人修定契勘進呈王安石以為此殆李承之譖張諤故有此問然上意亦素疑其未便及進呈上曰已令出

錢免役又却令保丁催稅失信於百姓又保正只合令
習兵不可令貳事安石曰保丁戶長皆出於百姓為之
今罷差戶長充保丁催稅無向時勾追牙集科校之苦
而數年或十年以來方一次催稅催稅不過二十餘家
於人無所苦若謂保丁只可令教閱即周官什伍其民
有軍旅有田役至於五溝五塗封植民皆有職焉若止
令習兵不可貳事即不知餘事令誰勾當上曰周公之
法因積至成王之時非一代之力今豈可遽如此安石

曰先王作法為趨省便為趨煩擾若趨省便則至周公時極為省便然尚不能獨令習兵而無貳事則今日欲止習兵無貳事恐不可得乃詔司農寺條例司具應言

廢罷耆戶長壯丁利害編寫成冊納禁中

罷耆戶長壯丁在十四日

編寫進入乃二十四日指揮後不知如何行遣此擬御集

又詔京西兩路轉運司

剗刷財賦羨餘乘時糴穀之可蓄者封椿 又詔聞真定府界旱甚其令孫固親禱名山靈祠

乙卯分遣輔臣禱雨 詔西南蕃五姓蠻聽五年一入

貢不願至京聽就邕宜州輸貢物給恩賞館券回賜錢物等遣之時廣南西路經略司言西南蕃龍羅方石張姓五族蕃部或四年或五年七年一入貢五蕃共遣九百六十人張蕃七十人出邕州路龍羅方石等蕃八百九十人出宜州路所貢惟羶馬朱砂往來館券供給并到闕見辭賜錢絹衫帶為錢二萬四千餘緡而他費不在此體訪五蕃往來萬里頗憚艱苦若令止邕宜州賜以錢物可免公私勞擾且便遠人故有是詔 又詔知

定州薛向具民兵可用出戰人數以聞

丁巳岐王顥嘉王顥言蒙遣中使賜臣等方圍玉帶各一條準閣門告報已著為朝儀臣等乞寶藏於家不敢服用不許上命工琢玉帶以賜顥等固辭不聽請加佩金魚以別嫌詔以玉魚賜之上嘗與二王擊毬戲賭玉帶顥曰臣若勝不用玉帶只乞罷青苗市易上不悅鮮于

綽載王汾所言熙寧中神宗一日在內禁與二王擊毬戲賭玉帶荆王曰臣若勝不用玉帶只乞罷青苗市易

神宗色稍不悅

詔昨南郊赦書天下祠廟祈禱有應者當議

加禮命諸路已奏到而至今尚未封崇令禮院速詳定

以聞其後三十餘所並增爵秩

五月初三廟六月二十九日三十廟並加禮命

今并書之

權檢正中書戶房公事呂嘉問言近制檢正官

至員外郎許奏薦緣檢正官止是差遣見行條例無不

計資序奏薦者乞於奏薦條刪去檢正官詔檢正官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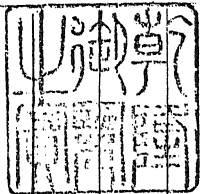
員外郎通判以上資序者許奏薦

五月十八日韓絳乞罷相與此合相參

戊午軍器監請選差內外禁軍廂軍或諸司役兵造軍器上批外處禁軍舊不抽赴京造作遂詔開封府界及

諸路禁軍不差餘從之 杭州言鹽官縣自三月至是

月地產物如珠可造飯水產菜如菌可為菹饑民賴以
充食 置河南府河清縣錢監 廢秦州定邊綏遠二
寨為鎮隸隴州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六十四至
七

詳校官檢討_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_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_臣蕭際韶

謄錄_{貢生}劉錫珪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六十四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八年五月辛酉朔疏決開封府繫囚雜犯死罪以下第降一等杖以下釋之府界及諸路亦如之 詔監司提舉司於察訪體量官並由狀吏人有習法令錢穀卓然可選用者察訪體量官具名上中書 軍器監言

在京及諸路造大名府澶定州軍器什物欲分遣官催促仍委逐路職司一員往來提舉從之 詔御史臺劾世居本宮尊屬最長者以聞

甲子詔分環慶路兵五萬二千六十九馬六千四百七十六為四將副總管林廣為中軍將都鈐轄梁從吉副之鈐轄种古為第二將董穎叔副之都監雷嗣文為第三將知大順城寶瓊副之都監李孝孫為第四將慶州北路都監巡檢孫昭諫副之

閏月十一日分秦鳳兵為四將七月二十八日分涇

原五將新紀不書獨書此分環慶
兵為四將誤也舊紀見三月一日

詔腰斬進士李侗

坐與世居李逢等謀不軌也

丙寅命輔臣禱雨于天地宗廟社稷 淮南節度使守

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韓琦改為永興節度使再任琦自

去秋累上章請致仕章每上必遣近侍齎詔慰諭不許

於是又力請而有是命琦時已病不及拜也 太常丞

集賢殿修撰御史知雜事張琥兼判司農寺 王安石

言司農欲令定州煮粥散饑民此非便向已修條貫令

及未困募之興利而諸路多且如舊不肯推行上曰河東煮粥李承之云須至如此人得米乃食生米安石曰人食生米未知虛實不知何故有米乃不能炊煮假令有此亦由官司失於措置若聚人每大口日給一升小口給半升即饑民須廢業待給如此則容有不暇炊煮者今救饑俵飯凡半年若以作飯之米計口俵與令各歸營生官所費無加而饑民得實惠不妨經營衣食猶勝於聚而俵粥飯不能救死徒成疫癘也 詔知大宗

正司官及十年取旨仍歲與一子若孫遙郡刺史以下
官減二年磨勘又詔三司判官杜訢展二年磨勘檢
法官賈種民特衝替坐斷犯倉法人從杖罪中書以為
不當故也 監管趙居親的骨肉陳惟和言居有乳母姨
媼乞配度為尼從之又言已籍記其家貲詔均給其妻
焦氏等令大宗正司給訖具數以聞

丁卯太學進士楊伋權武學傳授候一年名試伋撰述
李靖兵法并上圖議特錄之 判大名府文彥博言昨

以范濟口分減御河水勢歲有勞費故改作石堰欲經
久堅完而用工累年數月輒壞其被賞官吏望賜追奪
從之 監察御史裏行蔡承禧言前日趙居之獄徐禧
乞不簽書而鄧綰范百祿故在也朝廷即令二中使就
審其誠否乞自今大獄有疑或勘官異同精擇侍從或
錄問官以往事已之後明辨曲直又聞禧百祿為李士
寧刑名封章互上乞降二人書辨之不報

朱史簽貼云
無施行合刪

今後存之但云不然案孝寬琥被命
或因承禧有言也豈得謂無施行

詔曾孝寬張琥

看詳監察御史裏行徐禧同知諫院范百禄互奏李士
寧文字劾理曲者以聞先是百禄與鄧綰徐禧雜治趙
居獄士寧以術游公卿間嘗遇居母以詩遺之有耿鄧
忠勲後門連坤日榮之語初以為士寧所為既而內出
仁宗御集乃賜曹傳挽詞士寧亦以此自解百禄詰士
寧贈詩之意士寧對曰彼乃太祖之後帝子王孫是甚
差事百禄謂士寧熒惑居以致不軌之禍且疑知居逆
謀推問不服居及李逢亦以士寧為不與謀也禧語百

祿豈有人十七八年前率意作詩便欲加罪百祿以為不然禧乃奏士寧贈詩未為狂悖彼亂人挾借解釋何所不至而百祿之意以為士寧嘗在王安石門下擅增損案牘必欲鍛鍊附致妖言死罪迫勒引諭屢通屢却夫挾大臣故舊以枉陛下之法與借人死命以增已之疑者相去幾何臣皆不忍行此乞免簽書差公平官結勘詔不許卒論士寧徒罪於是百祿奏士寧詆詭誕謾惑世亂俗終身隱匿一旦顯敗此王制之所必誅而不

以聽者也向士寧未到時禧嘗謂臣曰若士寧罪不至死禧須奏乞誅之及見本人何遽翻覆如此臣竊謂禧之所存固非仁於士寧其意必欲承此間隙收恩掠美使執政大臣愛已而惡人耳禧御史而敢昌言於朝挾詐罔上此風寢長陛下將何恃耶今案牘分明囚人尚在請據禧章治其虛實如臣果有迫勒引諭屢通屢却鍛鍊附致之狀則臣甘從放棄不齒士論若臣實無之而禧率爾言則是懷邪黨姦不憚欺罔以誤朝聽以媚

大臣恐不足以當陛下耳目風憲之任乃詔孝寬琥辨其曲直始禧奏乞免簽書上即令內侍李舜舉馮宗道推問士寧謂王安石曰百禄意亦無他兼未結案禧遽入文字似有意傾百禄人心難知朕雖見禧晚事然豈保其心安石曰如此則百禄素行忠信必能上體聖意禧必為邪有所黨附上曰士寧便有罪於卿何預況今所坐並無他安石曰士寧縱謀反陛下以為臣罪臣敢不伏辜然內省實無由知亦無可悔恨然初聞士寧坐

獄臣實恐懼自陛下即位以來未嘗勘得一獄正當臣
言非誣皆可驗覆也今士寧坐獄語言之間稍加增損
臣便有難明之罪既而自以揣心無他橫為儉邪誣陷
此亦有命用此自安然陛下以為人心難知亦不至此
若素行君子必不為小人素行小人豈有復為君子上
曰如曾布卿亦豈意其如此安石曰曾布性行臣所諳
知方臣未薦用時極非毀時事臣以其材可使故收之
及後宣力臣傾心遇之冀其遂為君子非敢保其性行

有素也布且如此陛下豈可不知其故若陛下以一德
過羣臣布知利害所在必不至此陛下豈可不思他日
又言臣昨論奏范百祿徐禧事不顧上下禮節犯陛下
顏色者誠以激於事君之義也子路行行如也然孔子
教之事君曰勿欺也而犯之子路雖行行然至於衛君
以正名為迂於孔子則欲以門人為臣未免為欺也然
則不欺而犯人臣之所難臣所以如此徒以報陛下故
爾陛下於徐禧等事何須遽有適莫此兩人相訟自當

有曲直陛下有適莫小人承望便於曲直有所撓曲直有所撓即害朝廷政事臣備位執政政者正也今曲直有所撓即害臣職事此臣所以不免犯顏論奏如向時曾布事臣屢奏力爭願陛下勿倉卒倉卒即上下承望所推事皆失實陛下不聽不知後來事果如何及孝寬瑋受詔百祿竟得罪

戊辰定州路安撫司言北人引兵焚掠廣信軍新河口鋪及擄却廣信安肅軍界居民詔知廣信軍狄詠斥

堠不嚴知安肅軍郭忠嗣失覺察各罰銅二十斤軍士
鬪敵傷重遷一資不願者賜絹二十疋傷輕十疋其遂
城安肅兩縣尉委安撫司選舉使臣代之 詔三司選
官往江淮發運司趣上供糧綱令張頴具滯留因依以
聞

己巳三司言乞責發運司漕今歲上供及積欠須及六
百萬石從之 是日詔諸路並權住教五軍陣止教四

御陣

此據會要乃五月九日詔王安石實錄云上用李靖法作陣圖隊為四部將居中有親兵而無部呂

惠卿極論難其不可王安石亦為上言其非及進呈金
順上意以為善獨與惠卿論難而王珪不言安石曰先
王伍法恐必不可改今作四部即兵以分合為變不知
四部分則大將在中何所依附若附四部中則一部有
兩人大將若不附四部中大將反自無以衛如何待敵
上默然乃且令試教此據實錄三月十九日事今附見
恐所謂四御陣者即此也二月
十六日定八軍陣法當參考

辛未詔提舉出賣解鹽張景溫相度鹵地可淤溉處以

聞

閏四月十八日
初提舉賣鹽

錄草澤朱唐為內殿崇班賜錢五

百緡潘若冲為右侍禁朱庠王純為左班殿直賜錢二
百緡沂州左一將潘顥徐州彭城縣弓手楊坦為下班

殿侍餘各賜錢有差皆以告發捕捉李逢等推恩也
右班殿直閤門祇候申誦為左班殿直上批誦人品庸
下祇應生疎故罷其閤門事

壬申詔寶文閣待制李承之罷糾察在京刑獄以承之
言兄立之等各主刑獄故也 詔自今駙馬都尉改官

及七年取旨先是駙馬都尉初無改官法至是始著為
令後又詔及七年令尚書吏部磨勘更不取旨

五月十
日王師

約遷
汝防

癸酉詔中書禮房言欲令諸科舉人試斷案大義者以六場通考定去留高下不與其餘諸科比量分數據合格人盡數解發從之 又詔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官綴

中書省班官卑者次起居舍人坐知雜御史下侍御史上 上批付韓鎮等勘會昨朝辭日曾面論卿等候卿到邊上先約與北人於水峪地分相見分畫訖將以次地分商量今得卿等今月十九日奏與禧頴相見因何却將東自團山鋪西至瓦窰塢一起並與北人議定遂

致貪婪麻谷地分不肯了當可速分析奏聞其水峪以次地分不管更致促迫須候一處開壕立堠一切了當

方得躬親往彼按視分畫

此據兩朝摺書冊內五月十三日付韓鎮等

是

日因進呈福建茶事上謂王安石曰財利須因物勢自然輔之以法乃可從若彊以法制即不可久安石曰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乃聖人所以治天下非特財利事而已上曰薛向多作小抄賣解鹽不知久則壅而不泄亦非通曉解鹽本末者安石曰非薛向不知解鹽乃

朝廷不察薛向故向以此欺朝廷爾上曰由此言之須
久任則如此不得安石曰要官有關則才者當進遷豈
可以其材更留滯而不使進上曰如陳恕堪執政以其
曉財利令依參政恩例且主計可也安石曰若能分別
是非邪正以大德役小德則人臣雖在事一日亦不敢
為欺若其不能則雖久任孰與照姦上曰要在上之人
曉事安石曰若但曉事而不免有養望持祿之心則雖
見如薛向者安肯點檢上曰以此要知序德乃能序爵

甲戌同判都水監屯田員外郎侯叔獻為度支員外郎
陞一任以都水監言汴口自去秋河流退背取水淺澁
度開濬當役五萬五千人而叔獻親帥二萬人治之有

成功故也

呂惠卿曰錄熙寧八年十四日進呈楊汲功過上曰功過多少安石曰莫可以相折除不

須升任令再任余曰楊汲即是臣之無服表親臣舊薦與王安石韓絳今來淤田此人却有守曾公亮親外甥汲初淤田時公亮謂汲曰有多少好差遣却與他管勾恁地事是他堅不從臣亦佳其有守絳曰淤田却是汲擘畫上曰却是李璋擘畫余曰擘畫不獨李璋然當時人淤田只要泛淤汲隨地形築堤遂方了當以此免滄浸之患遂有成功上曰昨來已賜田及已有酬獎余曰侯叔獻元是祕書丞汲是著作叔獻今為兵部員外郎

上曰叔獻後來多以功遷余曰多以淤田然臣所以陳
首恐陛下他日要人使如汲輩亦可用安石進前後再
任不升任例安石曰金君卿元為廣西了役法不得君
卿去了得故特與升一任昨來王庭老必是錯引此例
余曰亦不得用與不用此例當時進呈庭老要移別任
陛下以監司得力寧與轉官或陞任不欲頻移任故升
一任差遣上曰此只是就任增秩余曰此乃增秩賜金
之義安石曰只因升了庭老孫珪亦緣此升任李之純
又却只落權字李之純却是錯王庭老自熙寧三年兩
湖首尾今已六年昨來朝廷初行新法差張詢王醇林
英勾當不得遂差庭老創初施行升一任亦不為過已
上並呂惠卿日錄所載緣檢楊汲事未獲因此候叔獻
遷官姑

附此 堂後官右贊善大夫周清為文思副使管勾
堂後官公事清以宣州法司嘗被杖名為堂後官至是

當改殿中丞乞換官許之

元豐元年正月清駁相州獄司馬光記聞以為江寧府司

法與此不同當考

入內東頭供奉官寄昭宣使嘉州防禦使

李憲為入內押班時入內副都知張若水久病在告闕

官憲以有功洮西故超授之上批付韓鎮等今月十

三日據走馬承受所奏有陽武石硖所寨續起遣弓箭

手三百餘戶一千餘口見無處安存及卿等與禧頰相

見日逐不住添展地土致北人旋旋侵逾不肯休止等

事未知上項弓箭手因何又有起遣及添展地土有何

道理是不是慶厯中撥與後來却有侵過之處疾速勘

會聞奏

此據兩朝誓書冊內
三月十四日御札

乙亥詔李承之參定蕃兵法初上閱樞密院所擬定措置蕃兵法條目未詳手詔以為此法初未書契勘見修條約及諸路團結補職次序而遽頒之則當有抵礙無疑儻旋用諸處奏請改更乃所以啟有司奉行滅裂不謹之意朝廷號令數易如此非便故有是詔 禮院言今年四月太廟禘祭排列神位已依勅命尊始祖居東

嚮之位自順祖而下昭穆各以南北為序自今如遇禘祫著為定禮詔恭依 補蕃僧李巴占為三班差使本族蕃巡檢巴占居黃河北領部族甚衆地接西夏為所誘脅故以職名羈縻之從洮西安撫司請也 詔發運

轉運提點刑獄提舉司州縣吏及衙前不犯徒若贓罪能通法律聽三歲一試斷案轉運司以八月差官如試舉人法每路取毋過三人本司具名并試卷以聞委中書詳覆次年二月并在京諸司吏願試者同差官比試

取毋過十人補御史臺主推書吏以次補審刑院糾察
司書令史試不中者軍巡院人與三司大將諸路人委
試官再取轉運司試卷及見試卷看詳若有可采具名
聞與轉官 補司天監生石道為靈臺郎道嘗言明天

厯未經測驗不可用坐是奪官既而月食與厯不協厯

官皆抵罪乃還道保章正仍為監生至是與修奉元厯

成故又有是命

閏四月壬寅可考

賜權發遣開封府推官蹇

周輔紫章服周輔以御史臺推直官往沂州治李逢獄

還上以為精敏可屬事改開封府推官入謝又有是賜

精敏可屬事據周輔舊傳
周輔往沂州見三月丙申

都提舉市易司言昨商稅

院奉詔流民物貨不多免稅錢今已豐熟而諸門放稅

如故慮失歲課請如舊制從之

會要五月十五日事

丙子涇原路走馬承受公事郭逢等言渭州行鐵錢未

便詔本路錢有不可行者令秦鳳等路轉運司銷變毋

得支用

二月二日
增鑄大錢

提舉市易司舉劉佐佐前在市易

司坐法衝替事理重代佐者不知買賣次第比較所收

息大不及佐王安石欲許之韓絳固爭以為佐未合與
差遣安石曰市易務自来舉官不拘條制且七八萬貫
場務須付之能者絳固爭以為如此則廢法上曰且令
勾當候合受差遣方許理任如何絳猶以為不可再拜
乞辭位曰如此則宰相不可為上愕然曰茲小事何必
爾絳曰小事尚弗能爭況大事乎安石曰劉佐之罪只
為拆換却官文字然無避事之罪此何足深責如杜純
者陛下親選擇令勘王韶事韶受陛下一方邊寄為郭

達所誣若不獲辨雪則壞陛下事不細純既受命密院
即擢以為檢詳特遷一官臣問密院與杜純轉官用何
條貫曰無條貫用何例曰無例有何意義但曰奉聖旨
而已臣當是時固疑純必不直及見韶無罪乃云文籍
證據皆不分明不可勘反奏劾王韶討殺蕃部不當中
書將前後奏報畫一條析有文籍證據可以勘得事狀
行下蔡確所以不能易情節而王韶獲雪如杜純欺罔
如此亦是衝替事理重韓絳亦不候合受差遣便奏差

在會計司此與差劉佐亦何異若比劉佐則純為罪重
情理難恕絳曰只候局了却令入審官授差遣安石曰
例須有酬獎如何並不推恩却直送審官恐如此施行
不得絳曰劉佐違條貫甚多不合奏舉又呂嘉問到中
書專欲摺舊事改更前來聖政臣所以住不得臣若不
去又是一馮京安石曰韓絳用心必與馮京不同但此
一事所見與臣異爾呂嘉問若非理摺舊事自可條列
進呈陛下必有處分絳曰如何更一一條列安石曰嘉

問只是言朱溫其恩澤事乃是臣令作文字言檢正官不合奏薦臣亦以既往止之嘉問遂自入奏然此事嘉問亦不為無理絳又固求去位安石曰絳若能以去就之義守職臣亦何敢忘義屈而從絳且須論道理未湏言去就因為上言路适不職佐前有績效方令理財不可緩絳曰臣嘗領三司亦何嘗闕乏安石曰鄭州枷栲百姓令賤賣產以給軍賞大臣近臣乃或賤買民產此韓絳所見絳曰其時誠是闕乏然小人喻於利不可用

安石曰市易務若不喻於利如何勾當且今不喻於義

又不喻於利然尚居位自如况喻於利如何可廢

檢正官奏

薦事在四月二十六日此言朱溫其恩澤未詳五月十八日絳乞罷

翼日安石又為上論

呂嘉問程昉盡力然為衆所攻陛下不察而問之則天下事孰肯為陛下盡力上曰如程昉非不勾當得事但不循理安石曰程昉舉呂公孺誠為不識理分然於國事有何所損如文彥博去位舉劉庠陳升之去位舉林旦

旦勾當進奏院乃四

乃可責陛下待遇此兩人如何

此兩人有何功利及國而所舉人如此此放誕無忌憚之甚陛下不務責此而乃責昉恐非所急昉亦何可如此責備但以其有功盡力在陛下所保而已上曰如文彥博等纔舉人不當便責安石曰如彥博等雖未可厚責亦未足尊寵上曰彼皆先帝時爵祿已尊貴安石曰如此則嗣君於先王之臣不復行法恐無此理舊人既如此近日新進又不肯為用陛下豈可不察上曰何為其然安石曰職事廢曠但以孤危訴於陛下則必見

保於陛下大臣以形迹之嫌亦安肯復究治其盡力如
呂嘉問程昉則必為衆邪所攻不肯安職不知人臣何
為而盡力上曰如程昉數年間致位至此昉亦足矣安
石曰昉功狀比衆人合轉數官即才轉一官若一有疑
罪即數處置獄豈得謂足且陛下前日宣諭程昉恃中
書知察方能盡力臣比見昉數處置獄被劾但能令人
嘆息而已昉乃為臣言不須為昉深辨但令昉得罪追
一兩官或被停廢蔡諫議自然息怒不然即紛紛未有

了時昉但得為朝廷了公事利澤及民足矣若因此停廢昉亦能營生必不寒饑相公不須過憂其言如此乃非特中書營救故敢自肆也今忠邪功罪未盡照明則事功何由興起如臣者若欲尸祿保位可也若欲行義以達其道未見其可也

蔡諫議
當考

丁丑詔罷涇原蕃部養馬先是令德順軍蕃部養馬費多而得駒及格者少亡失責備償蕃部苦之故罷又詔諸路保甲及江南西路槍手並依義勇置籍詔前

餘姚縣主簿李逢河中府觀察推官徐革凌遲處死武
舉進士郝士宣腰斬李逢妻為逢久棄出外免沒官度
為尼男女沒官為奴婢逢叔司農少卿禹卿姪分宜縣
主簿龔汝州推官毅前永濟縣主簿顏並免真流兄祕
書丞達免沒官並除名勒停達送湖南編管姪龔免決
配江東編管徐革妻男女弟並沒官為奴婢叔配湖北
編管郝士宣父左侍禁賁除名勒停潮州編管母妻分
配廣南編管本路轉運提點刑獄司并沂州干繫官司

理院勘鞫不當官吏及知彭城縣陳惕尉竇士隆並劾
罪以聞內知情不告人並編管逢革士宣坐與趙居結
搆謀不軌朱唐告發逢等謀而惕等不受及蹇周輔推
治得失故也又詔京東西路轉運副使太常丞趙濟降
一官東路轉運判官太子中舍李察展磨勘四年提點
京西南路刑獄國子博士張復禮降一官前通判沂州
司門員外郎周禹錫勒停判官楊緯推官王中正司理
參軍鄭延各追一官知彭城縣殿中丞陳惕追兩官並

勒停軍器監奏自置監以來比之舊額軍器數十倍少亦不減一兩倍漸見倫緒惟是在京上等人匠並差在御前生活所以此有妨製造今據中書批問事件謹具分析下項添修創造衣甲共七千八百五副比未置監已前共增造四千八百九件人工一十四萬七百餘工御前生活所不係本監統轄乞自朝廷取索人數比較造箭一百三十八萬四千餘隻比未置監已前增造箭三十三萬三千五百隻多一萬七千五百餘工內債

刺工二千一百二十一工并擘畫添起逐色造箭工限
向去所省工料不少弓弩造到工限比未置監已前增
得二萬九千二百餘工上批中書樞密院可再子細看
詳軍器監所具析未知依與不依得朝廷問目其有內
稱即向去所減工料不少之類不審是何成績及即目
如何考驗今且於其中比較軍器監與御前生活所所
造鞍轡軍器監每副二百六十一工八分七厘九毫九
絲御前生活所六工六分四釐五毫六絲

已上見御集
第六十七卷

五月十七日 王韶言陛下如此恐內外相傾成俗向來軍器

監點檢內臣折剝弓弩自此成隙今却以內臣比較按
軍器監則內外相傾無已上曰比屢說軍器監事若不
比較見事實即中外更以為聽小臣譖愬今比較見事
實行法乃以明曲直王安石曰誠要如此若每事分曲
直明信誕使功罪不蔽則天下治久矣上曰如程昉敢
向前勾當亦為中書察知故敢盡力如昨來衛端之該
減降只合科杖罪放特追兩官內小臣有罪行之必不

肯少貸安石曰外臣若如衛端之壞却許多官物亦未嘗有科杖罪放却者如程昉亦恃陛下以公道主張故敢盡力然比苟簡偷惰之衆人則其危殆亦已甚矣凡如昉者衆之所疾有十件罪發未抵別人一件緣別人更相容庇如昉則衆共攻之若非人主保庸即何由自立不知大臣執政於內外庶官有何適莫但內臣即要深行非內臣即便末減如此用心必是姦人內懷愛惡利害欺罔人主不知如此人陛下何故使之執政上曰

如卿有道豈肯如此然他人豈免如此

已上見日錄五月十五日今并

書

王韶又言軍器監事不須比較上以為事不比較無

由見枉直安石曰誠然庭者直也朝廷治事惟欲直而已若不考校何由知其枉直若為其有勞且欲含容亦須待考校見曲直然後計其勞與罪孰多加恩末減可也不然則無罪之人或蒙讒謗乃誤受含容之恩而實遭誣汙之累矣

已上見六月三日今并書

他日又進呈軍器監比較文字上曰如御前生活所改變橋瓦省功豈是有指揮令

軍器監不如此改變安石曰自祖宗以來只是用全木為橋瓦今御前改用木合成即未經外庭試驗經久牢固比舊如何假令比較與舊牢固一般又省費即御前生活所可獎軍器監官員未為有罪以所造橋瓦是祖宗以來承用法式故也如昨來三司有人言造三竈留滯言事人二年甚困苦而不為之定奪及中書差官試驗果有利如此乃可以責三司然朝廷亦不責三司也今橋瓦事又未嘗有人言此利便於軍器監而監官沮

抑不行若比三司尤不可責也

已上見日錄六月
二十一日今并書上曰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匹夫亦須令自盡况勾當生活所使臣安石曰御前生活所使臣何緣不獲自盡中書既比較了便送與看詳彼自不肯看詳不知令比較官如何措置陛下若尚疑未盡即容臣等檢尋文字子細進呈上疑比較不盡蓋比較官向宗孺與生活所宋用臣有隙故也上曰如生活所支食錢只令依實比較然却言緣生活所支食錢乞朝廷詳酌指揮便取工匠狀若

支食錢亦乞依得生活所便憑虛比較安石曰若謂御
前生活所使臣皆陛下近習當依違之則誠如聖旨陛
下於宮中國中宜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即有司
如此比較不為過當且軍器監自然支得食錢即亦造
得如何抑亦辭以為造不得若依所乞支與食錢待彼
造不得然後重罰彼亦何辭若未見其造不得即令用
其說比較兼已依實比較然後別更作一節聲說如此
比較非不平直也翌日進呈比較文字照驗甚明上乃

大悟已上見日錄六月二十四日今并書比較軍器監

事其張本在閏四月初三日今取御集五月十七日并日錄五月十五日又六月三日又二十三日又二十四日前後所書並加穿聯刪削附見五月十七日御集第九十八卷有問比較鞍轡取捨意一道可考四月二十八日上批斬馬刀局云云可考

御史

蔡承禧言臣訪聞自昔軍器惟隸三司曹案一局近歲遂立軍器監以專之自昔修造之局惟隸修造案而近歲以將作監專之故三司之財用固已多為二局之所靡然以已成官局粗有條理日月寢深不可移改而又聞有鞍子所斬馬刀所御前生活所之類凡百司之所

取索至物用之所經營所隸不領於外廷而所靡實難
於會計訪聞其間不過製造軍器而已夫所謂御前者
講道德於上決邪正於下釐天工熙庶績乃其地也以
今生活工巧而悉出於上則御前之所為何小兼小臣
動以御前為名百司莫敢違拒工料過有罷勞斬馬刀
之局殺監官者數矣蓋由小臣獻議因令蒞之日趣工
程不計勞敝臣伏乞授以法式悉付所司庶使課定之
科皆有常限財不耗靡人寡勞怨其後承禧遷開封府

判官又言臣竊聞開封府準雜買務牒送赤石子行人郭文德狀一行人赴府行遣為不供應御前生活所須索殺羴羊毛長一尺一千斤開封府雖稱市中無此羊毛牒還本所此雖小事誠不足論臣伏觀陛下即位十餘年間德澤於天下無量每興一利害官吏不曉法意微有侵擾悉皆必行無有寬略以此天下之吏不敢擾民而民得安於吏治今都城之內求長一尺之羊毛者千斤此必無有不言而喻臣深慮其託御前生活之名

迫索所無之物於市中行人畏懼因緣為姦害物者大臣欲乞今後御前生活所下行索物並下三司選官一員相度合用并京師所有之物奏覆方許下行收買所貴所司不以無有之物困苦下民

承禧十年五月罷御史除府界元豐二年

二月改府推三年六月遷府判承禧自注任府判日密旨令奏所聞故有此狀狀稱陛下即位十餘年間必在熙寧末元豐初也今并附此四月二十八日可考

戊寅成州團練使駙馬都尉王師約為汝州防禦使用壬申詔書磨勘也工部郎中直龍圖閣謝景溫為江

淮等路發運使景溫辭行留判將作監

改判將作在七月十一日今附

此呂惠卿云云見九月二十六日

知曹州劉攽言知濟陰縣羅適以

磨勘時當展考追還著作佐郎告罷知縣事適治縣有

政績乞就除職官知縣從之後復以監司薦改官再任

元豐元年閏正月戊寅敕又薦適

上批河東一路間於外敵其民風

俗素號忠厚加之力穡勤儉習尚材武朝廷若稍加獎

勵緩急足以自扞一方比來災旱相繼民力憔悴殆無

生理即今饑民不少自四月後官罷糶米散粥人情皇

皇日就死所若不多方賑濟豈惟數十萬民命可惜緣此一路戶口必致離析蕩散將來何計可得完復其速議所以措置條目進呈廼遣太子中允檢正中書禮房公事曾伉祕書丞知司農寺丞程之才體量措置仍出內藏庫銀絹各二十萬易司農粟賑給之并以賑河北西路饑民是日韓絳請去位稱疾不出王安石白上宜罷劉佐勉慰絳就位上難改佐事安石曰後有大於此則不可容此監當小臣若固爭致絳去位臣所不敢

安也上乃聽罷佐遣使持手札諭絳令就位絳復起
呂惠卿欲出宣撫諸路上不許固言今府界事多不治
且治府界為天下法足矣

已卯提舉熙河路買馬司言虞部員外郎汲逢西京左
藏庫副使王崇拯買馬及萬四千六百餘匹詔各進一
官

辛巳太原府司法參軍崇文院校書范鏜睦州司法參
軍崇文院校書練亨甫並為中書習學公事兼修條例

熙寧政錄鐘刑房亨甫尸房

七年四月二十五日詔中書自熙寧以來初立改更

法度令具本末編類進入五月二十一日詔屬樞密院者令中書取索一就編類此即熙寧政錄也

入

內押班李憲勾當皇城司

詔雄州增募歸信容城縣

弓手以五百人為額其本州雲翼兩指揮自今更不招

填候人數減及四百人并為一指揮江東鈐轄司言

信州弓手楊超與賊吳笋鬪超棄槍走衆潰中書擬配

超汀州牢城上批因其退走致死傷人不少可配廣南

遠惡州軍遂配瓊州

壬午王安石進呈曾布案言布合追四官據案甚明而
法官但追兩官尚有兩事各合追兩官而勘官不坐月
日不知事發先後若事發更為即又合各追兩官呂嘉
問乃無一罪可書韓絳言此勘不盡安石曰若勘不盡
如何却勘不合書罪之事又妄引刑名斷罪聞韓絳看
此案問難甚悉絳非滅裂此獄但衆姦協比絳不察見
爾又進呈馬琬范純粹所爭絳為純粹釋解上不聽令
送御史臺取劾

琬純粹所
爭何事

甲申熙河路安撫司言蕃官殿直奇默特與母伊羅勒謀并家屬走西夏其奇默特乞於蕃市凌遲處斬奇默特妻巴特瑪迫脅就道合原乞以巴特瑪并其家貲賞告捕者以誠蕃部從之 河北第八副將臧景言馬射六事詔景即武學召殿前馬軍司教押馬軍使臣諭以所陳六事并下五路經畧司及將官依此教習軍馬六事者一曰順驛直射二曰背射三曰盤馬射四曰射親五曰野戰六曰輪弄景各為說以曉習射者

乙酉戶部判官兵部郎中直史館陳汝羲提點醴泉觀
初御史蔡承禧嘗言汝羲庸下凡近不可任三司判官
既而汝羲自請罷故有是命是日三司使章惇奏屯田
郎中李陟可代汝羲上批今早中書方得指揮除汝羲
官觀何故三司已舉官遂寢其奏 詔諸路州學教授
不職委國子監奏劾 司農寺言未行役法以前衙前
舊重難分數錢雖已降度僧牒紫衣敕及賣馬準折償
之大約十未還及二三卒當用見錢給還欲降指揮許

以在京市易務金銀物貨及中外官司物之不妨用者
移挪兌借其常平積斛斗亦許於闕乏時月準此支酬
從之 右班殿直勾當修內司楊琰言開封陳留咸平
三縣種稻乞於陳留縣界舊汴河下口因新舊二隄之
間修築水塘用碎甃築成虛隄五步以來取汴河清水
入塘灌溉詔琰管勾罷勾當修內司依舊兼巡護惠民
蔡河京索金水河斗門隄岸河道令開封府界提點司
提舉俟灌溉有實保明以聞

丙戌命知制誥沈括寶文閣待制李承之詳定一司敕
初議差王安石提舉安石辭以無暇請用括及承之上
曰善司勲員外郎范子奇為河東轉運使王安石前
擬不可至是乃依所擬太常少卿劉忱知鄧州淮

南東路提點刑獄太常博士盧秉為祠部員外郎陞一
任以前提舉兩浙路鹽課增羨也

六年六月十九日已
陞任轉官七月九日

權發
副

宣慶使利州觀察使入內都知張茂則為景福

殿使入內供奉官宋用臣直批聖旨下將作監差兵

匠三百五十折修殿前班有司請劾罪竢日詔用臣傳

宣非直批聖旨點檢進發文字司鹵莽上簿

朱史削去以爲事小

今復

詔興修水利工役大者聽守臣申監司交割公

事與以次官訖躬詣彼案驗具往復日數以聞從知舒州朱公綽請也

丁亥命王安石提舉國子監竢日詔罷之上曰立學校變貢舉法將以造士今判國子監亦自相乖異士人不務爲忠厚則他時風俗復何所望顧王安石曰卿與提

舉則士人自然化服安石固辭上固令為之期日又固辭乃寢其命 寶文閣待制李承之罷同羣牧使改判將作監 中書言同州朝邑縣界因都水監丞王孝先淤田約水不住壞民田苗乞候將來酬獎日取旨仍蠲被水戶夏稅從之 御史蔡承禧言聞知潁州孫永以馬一匹入市騏驥院元直六十千而請官直百六十千或言永虛立班行名賣與班行班行自賣入官事雖不明乞考實詔羣牧司根究以聞

究竟當考

三司言兩浙轉

運司寬弛鹽法鹽息大虧乞委官取逐官到任後鹽課
比遞年虧損即貶降詔三司取熙寧八年上半年前鹽
課對比前界提舉鹽事司增虧以聞 詔廣南西路安
撫都監劉初落衝替先是經畧使沈起遣初引兵趨正
誠州置城寨開道路既至蠻人出與官兵格鬪互有殺
傷其後劉曩代起奏初蠻事時不親策應怯懦避事已
詔初衝替而起以初嘗有功且會赦為初辨明宜收功
補過故有是詔 御史蔡承禧言呂升卿招權慢上并

及呂惠卿是日進呈

二十七日

上曰經義所辟檢討劉谷

谷必通經義惠卿言其人有學問有行王安石曰臣亦聞其有行但不識之上曰檢討須有補於修經不然雖有行何補有行之士自別有用處時永禧言升卿辟谷與官俸令教小兒而已安石與惠卿俱對上顧安石稱其獨無私前此亦屢有此言蓋為惠卿發也明日惠卿求去韓絳王珪不入安石獨奏事上曰卿任事無助極不易韓絳須令去不然扇動小人若無已大害政事安

濟事非助卿者也安石曰不知惠卿有何事不可於意
上曰忌能好勝不公如沈括李承之雖皆非佳士如卿
則不廢其所長惠卿即每事必言其非如括言分水嶺
事乃極怒括安石曰惠卿於括恐非忌能如括反覆人
人所知真是壬人陛下當畏而遠之雖有能然不可親
近惠卿屢為陛下言之非不忠陛下宜察此上曰大抵
兄弟愆好勝忌能前留身極毀練亨甫亨甫頗機警曉

事觀惠卿兄弟但才能逼已便忌嫉安石曰升卿等亦屢為臣言練亨甫臣亦屢勸彼令勿如此逆欲廢人但見彼作姦明白則正論自不容若于未有事時但疑其將為惡遽廢棄恐無此理因為上稱呂和卿溫良曉事又為上言承禧言升卿乃相忿惡在升卿亦無他但不免輕肆往往閑論議及承禧故致其如此不然則承禧所彈何至如此深切乃言履霜之戒可謂寒心其言深切如此必生于忿惡也又為上言人材如惠卿陛下不

宜以纖介見於辭色使其不安上曰何事安石曰如對
惠卿數稱臣獨無適莫獨無私則惠卿何敢安位國家
所賴恐不宜如此遇之上因令安石敦勉惠卿就位安
石曰此在陛下陛下不加恩禮臣雖敦勉何補也又明
日進呈升卿分析上曰升卿材能難得安石曰據分析
事實亦無他上曰聞承禧嘗往見升卿升卿拒不見安
石曰升卿致人怨誹但如此類餘亦無他上因言欲令
升卿作方面如何安石曰升卿材能何所不可然都未

曾作官且更委以事令其練習乃佳他日上又謂安石

曰承禧言升卿言令惠卿堅卧十日朝廷自逐臺官果

否安石曰果如此承禧何自知之此必妄說耳

七月二十三日

升卿乃罷國子十月一日升卿始出

詔應武舉人丁憂許就試

會要五月二十

七日
事

戊子罷修經武要畧 詔川陝四路知州通判四路人

差授不得以本路人為代

己丑詔永興軍等路轉運判官葉康直往鄜延環慶路

賑濟饑民 詔殿前司教馬軍使臣不許諸處舉充外

任差遣

御集九十七卷可參考
七年九月十九日詔

衛尉寺丞都大提舉

䟽濬黃河司勾當公事李公義言先乞用船三百隻濬

大河中流今水行地中今且乞用船五十隻鐵爪五十

副役兵四百人自北京至海口驗一過之功乞遣官打

量河道深濬果如所陳即增船至二百隻詔都水監應

副

九年九月丙辰中書云云

是月改岷州馬務堡為鎮